

Face- less Killers

Henning Mankell

ee

无面杀手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瑞典) 亨宁·曼凯尔 著 聂婷 译

无面杀手

Faceless Killers

(瑞典) 亨宁·曼凯尔 著

聂婷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MÖRDARE UTAN ANSIKTE ©1991 by Henning Mankel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eopard Förlag, Stockholm and Leonhardt & Høier
Literary Agency A/S, Copenhag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面杀手 / (瑞典) 曼凯尔著; 聂婷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33-1552-4

I. ①无… II. ①曼… ②聂…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418 号



无面杀手

(瑞典) 亨宁·曼凯尔 著; 聂婷 译

责任编辑: 邹 璿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175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一版 201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552-4

定 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

他忘记了什么事。醒来之后，他确信是自己忘记了。那是缠扰深夜的梦魇，是本属于他的记忆。他竭力想唤回它们，怎奈睡梦像一个黑洞、一口深井，空空如也，无迹可寻。

他想，至少我不曾梦到过公牛。不然，我会像发了一夜烧那样，浑身燥热，虚汗连连。这一回公牛没有来招惹我。

他仍旧躺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周围的动静。身旁妻子的呼吸声细若游丝，几乎听不见。他想，会有那么一个早晨，她死在我身边，而我却毫不知情。抑或死去的是我，无声无息。黎明时才能知晓，我们俩之中有一人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他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闹钟，泛着幽光的指针显示，现在是早上四点四十五分。

我为什么会醒 come 呢？他问自己。我通常要睡到五点半才醒，四十多年来一直如此。我为什么现在醒来呢？他在黑暗中倾听着，突然彻底清醒了。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情况变得有些反常。他伸出一只手，

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摸索，最后摸到了妻子的脸。他可以用指尖感觉到她的温热。这么说来，她还没死。他们俩都还没有落单。他转而倾听黑暗中的声响。

他想，是那匹母马，它没有嘶叫，怪不得我会醒来。那匹母马通常会在夜里大声嘶叫。我不用醒来就能听到，潜意识会告诉我可以继续睡。他蹑手蹑脚地离开吱吱作响的床。四十年来，他们一直睡在那张床上。那是他们结婚时买的唯一一件家具，也是他们俩睡过的唯一一张床。当他踩着木地板走向窗户的时候，左膝疼了起来。

我老了，他想，已经年老体衰了。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会感到诧异——我七十岁了。他透过窗户在冬夜里张望着。今天是一九九〇年一月七日，入冬以来的斯科纳^①还没有下过雪。厨房门外的灯发出一道穿过院子的光，钻进那棵光秃秃的栗子树的枝丫，投向远处的田野。他眯着眼睛望向邻居拉夫格伦夫妇的农场。那儿有一间长方形的屋子，屋脊低矮，雪白的墙安静地沉浸在黑暗中。农舍一角的马厩里，漆黑的大门上氤氲着淡黄色的光。那儿就是那匹母马的隔栏，就是它被惹得躁郁嘶叫的地方。他在黑暗中倾听。身后传来床板的咯吱声。

“你在干什么？”妻子咕哝着。

“接着睡吧，”他答道，“我只是伸伸腿而已。”

“膝盖又疼了？”

“没有。”

“那就回来睡吧。别站在那儿挨冻，容易感冒。”

他听见她翻了个身，转向另一侧。他想，我们曾经相爱过。但是他不愿接受这种想法。爱——这个词太过崇高了，并不属于我们这种

^① Skåne，瑞典最南部的一个省。

人。一个当了四十多年农民、终日在斯科纳的厚黏土上躬身耕作的人，在谈到妻子时，是不用“爱”这个字眼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爱”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眯起眼睛窥视着邻居的房子，试图看穿冬夜的黑暗。嘶叫呀，他在心里念道。在你的隔栏里嘶叫，好让我知道一切如常。这样我就可以躺回被窝再睡一会儿。对一个早已退休、腿脚不便的农民来说，日子总是这样漫长而沉闷。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盯着邻居家厨房的窗户看。这些年来，他时不时地会看一眼邻居家的窗。现在情况似乎不太对劲，还是天太黑把他给弄糊涂了？他眨了眨眼，数到二十后就让眼睛歇一歇，然后再次看向那扇窗。现在他确定窗户是开着的。一扇在夜里总是闭着的窗户现在却是开着的，而且那匹母马压根就没有嘶叫。

母马没有嘶叫，大概是因为夜里拉夫格伦先生没有像平时那样走到马厩去。往常他总是因为前列腺病发而钻出暖和的被窝。

我不过是在异想天开罢了，他自言自语。我的眼睛都花了。周围的一切还和往常一样。毕竟，这儿能出什么事呢？伦纳普村就坐落在凯德湖的北面，是去往风景优美的克拉格霍尔姆湖的必经之路，更位于斯科纳的心脏位置，能出什么事呢？多年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时间在这个村庄里静止了，生活像一条无精打采的小溪，漫无目的地流淌着。只有几个靠出售或租赁土地为生的老农民居住在这里。我们住在这儿，等待生命那不可避免的终结。

他再次看向厨房的那扇窗，心想无论是玛丽亚还是约翰尼斯·拉夫格伦都不会忘了关上它的。人一旦上了年纪，恐惧感便随之而来；家里的锁越安越多，任谁也不会忘了要在天黑之前关好窗户。人一变老便意味着活在恐惧之中。小时候恐惧的事物在年老时会再度来袭。

他想，是时候穿上衣服，出去看看了。我可以跛着脚穿过院子，任凛冽的寒风从脸颊旁呼啸而过，慢慢走到分隔两家的篱笆边上。现在我可以近距离地看看，到底是不是我在异想天开。

然而他没有动。约翰尼斯很快就会起床泡咖啡了。首先他会打开浴室的灯，然后是厨房的灯。一切都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

他站在窗边，觉得自己快要冻僵了。他想到了玛丽亚和约翰尼斯。作为邻居和农友，他想，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也像婚姻一样。多年来，我们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世事艰辛、荒年不济。当然我们也一同享受过那些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庆祝仲夏，共享圣诞晚餐。我们的孩子在两家农场间跑来跑去，仿佛两边都是他们的家。如今，我们将共同度过漫长的晚年。

不知为什么，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生怕弄醒了汉娜。他紧紧抓住窗闩，不让强风从他手里把窗户吹开。但是夜出奇的静寂，他回忆着电台的天气预报，并没有说有风暴将席卷斯科纳平原。

缀满繁星的夜空明净如洗，时刻涌动着冬的寒意。他正准备关上窗户，忽然听见一个声响。他转过脸去，用左耳对着打开的窗户聆听。他的左耳是正常的，右耳因为长期禁锢在既不通气又嘈杂的拖拉机里而听力受损。

他想，是鸟的叫声，是一只夜鸟在啼叫。他突然感到害怕。一种没有来由的恐惧令他惊恐万状。那声音好像是有人在喊叫，在绝望地喊叫，竭尽全力让别人听见。喊叫的人知道，只有让这喊叫声穿透厚实的石墙才能引起邻居的注意。

一定是在胡思乱想，他想。没有人在喊叫。谁会这么做呢？他用力地关上窗户，震得花盆都弹了起来，汉娜也被吵醒了。

“你在干什么？”她问。他听得出来，她生气了。

就在他要回答的时候，他突然确信刚刚发生过的恐怖事情是真的。

“那匹母马没有嘶叫，”他坐在床沿说，“拉夫格伦家厨房的窗户敞开着，我听见有人在喊。”

汉娜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说什么？”

他不想回答，但是此刻他确定刚才听见的不是鸟叫声。

“是约翰尼斯或者玛丽亚，”他说，“他们俩中的一个人正在呼喊救命。”

汉娜下了床，走向窗户。她穿着白色的睡袍，站在又大又宽的窗前向黑漆漆的窗外探出头。

“那扇厨房的窗户不是敞开的，”她低声说，“它是被打破的。”

他走到她身边，此刻他冻得直打哆嗦。

“有人在喊救命。”她说，声音中带着些颤抖。

“我们该怎么办？”

“先去那边看看，”她说，“快点儿！”

“但要是危险呢？”

“难道我们不该去救我们最好的朋友吗？”

他急忙穿上衣服，从厨房的壁橱里拿出放在软木塞和咖啡罐边上的手电筒。屋外，脚下的土地冻成了结实的一片。转身之际，他瞥见汉娜正站在窗户后面。走到篱笆边上之后，他停住了。万籁俱寂，现在他可以看清，厨房的窗户确实是被打破的。他小心翼翼地翻过低矮的篱笆，走向白色的房子。然而喊叫声却无处可寻。

一定是在胡思乱想，他想。我上了年纪，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昨晚我确实梦见过那只公牛。从小时候起，梦里的公牛就一直追着我，让我意识到有朝一日我会死去。

不一会儿，他听见了哭喊声。声音很微弱，更像是在呻吟。是玛丽亚。他走到卧室的窗户旁，透过窗帘和窗框之间的缝隙小心谨慎地往里窥探。

突然间，他知道约翰尼斯死了。他拿着手电筒照进去，用力地眨了眨眼，才硬着头皮朝里看。玛丽亚在地上蜷曲着，整个人还被绑在椅子上。她满脸是血，碎裂的假牙散落在血污飞溅的睡衣上。他只能看见约翰尼斯的一只脚，身体的其他部分被窗帘挡住了。

他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又一次翻过篱笆。当他踩着冻黏土一路踉跄赶回时，膝盖隐隐作痛。他先报了警，然后从充斥着樟脑丸气味的壁橱里拿出一根铁制撬棍。

“在这儿等着，”他嘱咐汉娜，“你不用去看。”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眼里噙着惶恐的泪水。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醒过来是因为那匹母马夜里没有嘶叫。这一点我非常确定。”

今天是一九九〇年一月七日。天还没有亮。

2

清晨五点十三分，于斯塔德^①警察局里一位精疲力竭的警员把来电记录了下来。从新年前夕开始，他一口气值班到现在。刚听到电话里结结巴巴的声音时，他以为那只是一位精神错乱的老人，然而有些情况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始提问。通话结束后，他只犹疑了片刻，便又拿起听筒，拨通了一个熟稔于心的号码。

科特·沃兰德正在睡觉。前一天晚上他熬了太久的夜，听好友从保加利亚寄来的玛丽亚·卡拉斯^②的唱片。他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她演唱的《茶花女》，直到凌晨快两点才终于上床休息。电话吵醒他的时候，他正纠缠在淫靡的春梦里呢。似乎是为了确定自己只是在做梦，他伸出手向身旁摸去，却发现床上只有他一人。身边既没有三个月前离他而去的妻子，也没有刚刚在梦里与他疯狂做爱的黑人女子。

^① Ystad，位于瑞典最南部的斯科纳省的港口城市。

^② 玛丽亚·卡拉斯 (Maria Callas, 1923-1977)，美籍希腊女高音歌唱家。

他看了看时钟，伸手拿起电话，立刻想到大概是发生车祸了。本来就湿滑的冰面，加上有人把车开得太快，车子很容易滑出 E65 公路。要不就是碰上早晨从波兰乘渡轮而来的难民，陷入纠纷了。

他猛地从床上坐起身来，把听筒贴在脸上，感觉到未剃的胡楂很扎手。

“我是沃兰德。”

“希望我没有把你吵醒。”

“没有，我他妈的醒着呢。”

我为什么要说谎呢？他想。我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继续睡觉，重温有裸女相伴的旖旎梦境。

“我觉得我应该打电话给你。”

“发生交通事故了？”

“不，不是这样的。一个老农民打电话来，说他叫尼斯特伦，住在伦纳普村。他报案说住在隔壁的老太太被人绑住摔在地上，而且有人死亡。”

沃兰德迅速地回忆着伦纳普村的地理位置：距离马斯文斯霍尔姆不远，地处斯科纳一个少有的丘陵地区。

“这案子听起来很严重，所以我想最好还是打电话到你家来找你。”

“现在警察局里还有谁？”

“彼得斯和诺伦外出去抓打破大陆饭店窗户的人了。需要我叫他们回来吗？”

“叫他们在凯德湖和凯茨洛萨的十字路口等我。把地址给他们。电话是什么时候打进来的？”

“几分钟之前。”

“你确定不是某个醉汉打进来的？”

“听起来并不像。”

“嗯，那就这样吧。”

沃兰德没有冲澡便匆匆穿好衣服，从保温瓶中给自己倒了一杯温咖啡，然后向窗外看去。他住在于斯塔德市中心的玛丽亚大街，正对面的那栋公寓墙体龟裂，阴沉灰暗。有一瞬间，他怀疑今年冬天斯科纳还会不会下雪。他希望可以。斯科纳的暴风雪总是给局里的同事们带来一连串的苦差事：撞车事故、临产妇女被大雪围困、独居老人孤立无援、输电线路瘫痪。想到要处理今年冬天暴风雪带来的混乱，他感到力不从心。妻子的离去仍令他愁肠百结。

他驱车沿着瑞格门茨大街一路开到奥斯特高速公路上，在德拉贡大街遇到了红灯。他停下车，打开车内的收音机听起了新闻。一个激动的声音正在报道着某个遥远大陆上发生的一起飞机失事的消息。

他揉了揉眼睛提神。生有时，死有时。这句口头禅是他许多年以前学会的，那时他还是家乡马尔默街头的一名年轻巡警。有一次，他和同事试图用警车将一个醉汉带离柳塘公园，那个醉汉突然拔出一把大屠刀。沃兰德被深深刺伤，伤口恰好在心脏边上。就是这毫厘之差使他幸免于难。那一年他才二十三岁，突然深刻地意识到当警察意味着什么。这句口头禅就成了他避开那些惊险回忆的方法。

他开车出了城，途经城郊新建的家具大卖场时，看了一眼远处的大海。时值斯科纳的隆冬季节，灰茫茫的大海显得格外平静。在遥远的地平线的尽头，一艘驶向东方的轮船若隐若现。

暴风雪就要来了，他想。它们迟早会向我们席卷而来的。他关掉车内的收音机，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到眼前的案子上。他都了解些什么情况呢？一位老太太被绑着，瘫倒在地上？一名男子报案称他是从窗户看见的？经过通往比亚勒湖的岔路后，沃兰德加快了车速。他觉得

那肯定是一个年老昏聩的男人。当警察这么多年了，他不止一次遇到过孤苦无依的老人打电话给警察的情形，他们把这当作一种绝望的呼救方式。

警车在通往凯德湖的一条岔路上等着他。彼得斯早已下车，此刻他正看着一只野兔在田野间撒欢蹦跳。看见沃兰德开着他的蓝色标致汽车开过来后，他举起手打了个招呼，便坐回驾驶座上。

沃兰德驱车跟在警车之后，冰冻的沙砾被轮胎轧得嘎吱作响。驶过通往伦纳普的岔路，继而翻过几座陡峭的山坡后，他们才到达伦纳普村。汽车晃晃悠悠地开上了一条与拖拉机的车辙道不相上下的狭窄土路，前行一公里后，终于到达了现场。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两家毗邻的农场，两间白漆粉饰的农舍，还有两片精心打理过的花园。

一个老人急匆匆地走向他们。沃兰德看见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好像一只膝盖有些毛病。下车之后，沃兰德注意到起风了。也许不久后就会下雪。一看见这个老人，他就知道确实有不愉快的事情在等着他去处理。老人眼中闪动着的恐惧绝不可能是幻想出来的。

“我把门砸开了，”他焦躁不安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把门砸开了，因为我必须进去看看。不过她很快也会死的。”

他们从砸坏的门进入房子，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刺鼻的老人的气味。墙纸是旧式的，为了能在微弱的光线下看见东西，沃兰德不得不眯起眼睛。

“那么，这里出了什么事？”他问。

“就在那儿。”老人回答。接着，他哭了起来。

三位警察面面相觑。沃兰德用脚踹开房门。情况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糟糕，而且糟糕得多。后来他常说，虽然经历过许多大场面，但那次是他所见过的最惨的现场。

夫妻俩的卧房浸在一片血泊之中，鲜血甚至溅到天花板的瓷质吊灯上。老头俯卧在床上，上身没有穿衬衣，下身的衬裤被扯了下来。他的脸被划毁得无从辨认，看起来好像是有人想要割下他的鼻子。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左侧大腿被砍碎，猩红的血肉中露出白森森的骨头。

“噢，真他妈的想吐。”沃兰德听到诺伦在他身后咕哝，感到一阵恶心。

“救护车，”他喊着话，强忍着恶心想吐的感觉，“大家动作快一点。”

然后他们俯身察看了老太太的情况。她半卧在地板上，双手被绑在一把椅子上。绑她的人还在她纤瘦的脖子上勒了一个绳套。发现她还有微弱的呼吸，沃兰德叫彼得斯去找一把刀来。他们割断了深深勒进她手腕和脖颈里的细绳子，将她轻轻地放在地板上。沃兰德托起她的头靠在自己的腿上。

他看看彼得斯，明白他们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谁会残忍到做出这种事来呢？竟然要用绳套勒死一个无助的老太太。

“去外面等着，”沃兰德对门口抽泣着的老人说，“去外面等着，什么都别碰。”

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咆哮。我咆哮是因为我害怕，他想。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世界啊？过了将近二十分钟，救护车才赶到。老太太的呼吸变得越来越不规律，沃兰德开始担心救护车来得太晚了。

他认出了那位名叫安托森的救护车司机。旁边的助手是他从未见过的年轻人。

“早上好，”沃兰德说，“他死了，但是那位老太太还活着。想法子

让她活下去吧。”

“出了什么事？”安托森问。

“如果她能活下来的话，我希望她能告诉我们。现在快去医院！”

救护车消失在沙砾路上的时候，沃兰德和彼得斯早已走出了屋子。诺伦正用手帕擦脸。天就快亮了。沃兰德看了看手表，早上七点二十八分。

“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屠宰场。”彼得斯说。

“有过之而无不及。”沃兰德回答，“给局里打电话，申请成立一个人员完备的专案小组。让诺伦封锁现场。我要去找那个老农民聊一聊。”

就在这时，他听见一种类似尖啸的声音，吓了一跳。接着又是一声尖啸。原来是一匹正在嘶叫的马。他们走到马厩旁，打开了大门。里头漆黑一片，一匹马在它的隔栏里嘶嘶作响。马厩里散发着一股温热袭人的屎尿味。

“给马喂一些水和干草，”沃兰德说，“没准这儿还有其他动物呢。”

从马厩里出来时，他打了个冷战。远处的田野里，一群乌鸦在一棵孤树上厉声尖叫。他深吸了一口冷空气，注意到又起风了。

“你就是尼斯特伦吧？”他对那个此刻已经止住泪水的老人说，“你得协助我。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就住在隔壁？”

老人点点头。“这儿出了什么事？”他颤颤巍巍地问。

“那正是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的，”沃兰德说，“也许我们可以去你家谈谈。”

厨房里，一个穿着旧式睡袍的女人跌坐在椅子上哭泣。在沃兰德做完自我介绍之后，她站起身去煮咖啡。几个人围着餐桌坐了下来。沃兰德注意到圣诞节的装饰物依然挂在窗户上。一只老猫趴在窗台上，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他伸出手想要摸它。

“它会咬人，”尼斯特伦说，“除了我和汉娜，它不太亲近人。”

沃兰德想起了离他而去的妻子，一时不知该从何问起。这是一宗残忍的凶杀案，他想。要是不走运的话，它可能发展成双重命案。突然他想到一件事，敲了敲厨房的窗户叫诺伦过来。

“不好意思，失陪一会儿。”他站起身说。

“给马喂过水和草了，”诺伦说，“农场里没有其他动物。”

“一定要派一个人去医院，”沃兰德说，“免得她醒过来时无人照应。她肯定目睹了一切。”

诺伦点了点头。

“派一个耳力好的，”沃兰德说，“最好是一个能读懂唇语的。”

他再度走向厨房，脱下大衣，搭在沙发上。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他说，“告诉我你知道的，不要漏掉任何细节。慢慢讲吧。”

喝完两杯淡咖啡后，他知道尼斯特伦和他妻子都已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了。他只了解到受害夫妇的一些生平经历。然而，他还有两个问题要问。

“你们知不知道，那对夫妇是否把大量的现金放在家中？”

“没有，”尼斯特伦说，“他们把所有的钱都存在了银行里，包括他们的养老金。他们并不富裕，卖田地、牲畜，还有农机具的钱都给了孩子们。”

第二个问题似乎没什么意义，但他还是问了。这种情况下，他别无选择。

“那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仇家？”

“仇家？”

“是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吗？”

他们似乎听不懂这个问题。他又重复了一遍。两位老人茫然地看着对方。

“像我们这种人是不会有仇家的，”老人回答，他的声音里透着愤懑，“有时我们也会因为车道维修或者土地分界点的事吵起来，但是我们不会想把对方干掉。”

沃兰德点了点头。

“我很快会再和你们联系的，”他边说边起身拿起大衣，“如果你们再想到什么的话，马上给警察局打电话，就说找我，沃兰德警官。”

“他们要是再回来……”老太太问。

沃兰德摇了摇头。

“他们不会回来的，”他说，“那很可能是一群强盗做的，他们绝不会再回来了。你什么也不用担心。”

他想自己应该多说点什么让他们放心。可是说什么呢？说什么能够让刚刚目睹了隔壁邻居惨遭残杀、邻居太太生死未卜的人们感到安全呢？

“那匹马，”他说，“以后谁给它喂草呢？”

“我们会去的，”老人回答，“我们会好好饲养它的。”

沃兰德从屋里走了出来，感受着破晓时的寒冷。风更凛冽了，他耸着肩、缩着头走向自己的汽车。他知道自己本该留下来帮助勘查现场的技术人员。但是现在他快冻僵了，头晕恶心，实在不想再多待下去。再说，他透过窗看见瑞德伯格开着队里的车来了。那就意味着技术人员只有仔仔细细地探查过每一寸土地后才能下班。再过一两年就要退休的瑞德伯格可是一个热情开朗的警察。他外表或许有些迂腐，行动起来慢吞吞的，但是只要他在，就能保证犯罪现场的勘察工作井然有序。